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自作孽
第一回 汪天隱貴負恩終須不吉 黃遵行窮好義到底成名

詩曰： 恩將恩報只尋常，忘卻人恩已不良。
若再將恩以仇報，此人定是獸心腸。

又曰：

有心行善莫言窮，偏是窮人善有功。
體怪眼前無報應，歲寒耐盡自春風。

話說萬曆年間，徽州府祁門縣有一個老秀才，姓黃名輿，表字遵行，為人甚是慈善，兼且素性端方，言行不苟，居於鄉里，閒人都稱是個淳厚長者。家產要算不足，才學也只平平，喜得十八歲進學後，就考了一等第二，補了廩廩。自此之後，每每遇考，高也只在二等，低也不出三等，到也無榮無辱。吃了三十年糧，論起來貢也該貢得他著，只是不喜鑽謀，任人長短，故後面的往往先貢了去。他明知是學裡先生期負他忠厚，他在人前卻從不曾說一句不平的言語。

一日，宗師歲考。徽州各縣童生俱要廩生保結，方許赴考。原來徽州富家多，凡事銀子上前，廩生、府縣、道三處保結，窮煞也要幾兩。祁門縣一個童生，叫做汪費，字天隱，家計甚貧，四下求人，人見他銀子少，沒一個肯保。考期將近，他急得無法，有人指點他道：「官井頭黃輿秀才為人淳厚，不甚論利，他處你去求，或者還好說話。」汪費聽了滿心歡喜，忙忙寫了個門生帖子來拜黃輿，黃輿留坐道：「汪兄下顧，想是為考事要學生出保結了？」汪費道：「門生實實為此事而來，但只是些須薄禮，不足充紙筆之敬，要求老師念門生赤貧，用情寬恕！」黃輿道：「斯文一脈，成就人才是好事，禮之厚薄那裡論得！但憑汪兄賜教罷了。」汪費道：「門生不瞞老師說，家中只有薄田二畝，以為家母養膳之資。門生欲售一畝奉獻老師，因考期甚迫，急切裡沒有售主，今不得已，只得將田契托舍親押得酒資少許，乞老師笑納，勿以涼薄為罪！」隨將銀封送上。黃輿接看是一兩銀子，便低頭只管躊躇。汪費見黃輿躊躇，只道他嫌少，連連打恭懇道：「門生非敢吝惜，實是無處挪措，老師若嫌輕微，待府縣取了，容門生將田賣了再補何如？」黃輿道：「學生躊躇不是嫌輕，因聞得汪兄說此銀是田契抵來，雖是兄功名心急，倘此田費了，卻將何物供養令堂？學生心下有所不安耳！三處保結，我自與你出。此銀兄原拿去，速速取回田契，莫要因此小前程，失了人子之孝！」因將銀遞還汪費。汪費道：「此固老師雲天高義，但白白出結，恐無此理！」黃輿道：「兄只去料理考事，我既許兄出結，斷不改口。」汪費聽了，忙拜下去道：「蒙老師盛意，感銘五內，倘有寸進，自當犬馬圖報！」遂收了原銀回去。

到了考期，黃輿果然縣、府、院三處都與他出結。爭奈汪費才學未充，候到發案，卻無名姓。這一番汪費雖不曾進得，卻與黃輿認了師生，到時常往來。黃輿討汪費的文字看，因說道：「兄的天資最高，筆性甚慧，到是文場利器，可中之才。只是內中尚有不到之處。」汪費道：「門生後學，又因家貧無明師良友，今幸老師垂愛，不到之處，望老師指點，異日決不忘恩！」黃輿因指點他道：「某句不切題，某字不合法，所以前日宗師不取。」汪費一一受教，凡有病痛處，都細細改過。黃輿見他虛心，便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汪費朝夕琢磨，大得其力。汪費初時還日日說要尋些東西來孝敬先生，雖然沒有，卻還好聽。過到後來，家中少柴沒米，日日愁苦，嗟歎。黃輿看不過，到往往有此贊助。

過了年餘，宗師又發牌科考。前番黃輿出保結，還要汪費來求，這番兩人已成了莫逆師生，尋常柴米還要周濟，豈有保結又問他要銀子之理？莫說黃輿不要，就是汪費也不打點了。到了考期，有了保結，縣取送府，府取送院。這番汪費得了黃輿講究之功，學問充足，學院發案，高高取在第二，就送觀場。黃輿錄科，喜得也是二等有科舉。師生二人歡歡喜喜，同往南京鄉試。一路盤纏，到有八九分是黃輿使用。到了南京，尋了寓所，黃輿又與汪費講論後場。汪費一個窮童生，得能進學，便如登天，今日不但進學，而又有科舉，十分得意，不覺足高氣揚，走路都搖搖擺擺。黃輿看不過，因戒他道：「我們儒者前程萬里，須舉止安祥，方是個遠大之器，若以一領青衿，便驕矜見於顏面，則是有才無德，不足取重於人了。」汪費若在舊時，未免斂容受教，今日雖不說些甚麼，但只笑笑就罷了。

候到臨場，二人同赴，喜得三場俱能完畢。黃輿連科不中慣了，規矩出場就要回家。汪費道：「既入場，便都有分中，不中也須候過揭曉回去。」黃輿道：「揭曉還有半月，那有許多盤纏？」汪費道：「且設法挪借些用用，倘僥倖中了，便是陡然富貴，不怕沒盤纏了。」黃輿道：「我與你讀書一場，同在聖賢門下，立身行己，當以道義為主，就是中了，當取者取之，不當取者也要商量，怎說個陡然富貴？」汪費聽了，也只做不知。黃輿見汪費要候揭曉，便不好先去，只得住下。

不期到了揭曉，黃輿依舊不中，汪費到最低搭了一名舉人，在一百二十名。報到下處，黃輿自不中到不在心，見汪費中了，到以為奇事，替他歡喜。汪費聞中是真，喜得骨頭都酥。不多時，同鄉親友在京中居住的俱來賀喜，熱鬧做一堆。又不多時，便有人役來迎，請他去吃鹿鳴宴。宴罷，鼓樂迎回，十分榮耀。主人家備酒替他賀酒，黃輿同席，未免請來同坐。主人簪花遞酒，只奉承新貴，獨獨一席，請他上坐，其餘列坐。論起他與黃輿師生稱呼，也該遜讓。他一時得意，便欣欣然竟自上坐，全不推讓。黃輿以為新中，假借一日也無妨。到次日，同鄉或親或友日日有酒，黃輿是祁門縣一個老秀才，誰不相識，怎好不請？到得坐席，皆尊汪費居首，汪費初時心下還覺有些不安，自坐過一次，見黃輿不開口，便以為禮之當然，竟自坐了，宏議闊論，全不像有黃輿在坐。黃輿看不過，又見他終日拜房師、座師，忙做一團，全無一刻工夫閒敘舊情。黃輿只得辭說道：「天隱京中事冗，只怕還要耽擱，我學生無事，要先回去了。」汪費道：「我還要會同年，送座師，正早哩！老師怎麼等得我？到是先行為便。」原來徽州財主最喜奉承，聞老見汪費中了，少年的認作家兄，老成的說是舍姪，要銀子三十、五十隻管送來。此時汪費手中有餘，且莫說黃輿為他許多好情，只說與他同來一番，聽見要回去，也該送些盤纏才是，卻像不關他事一般，全不提。喜得黃輿身邊尚可支持，竟自去了。正是：

窮時受惠喜孜孜，到得身榮便不思。
只認高竿長上去，誰知還有下來時？

不說汪費在京中得意胡行，且說黃輿回去，一路上思量汪費，痛惜道：「看他一個好姿致，明日進士也還可中，怎麼才得進步，便氣滿志盈，輕浮如此？後來不但不能大成，只怕還有奇禍。」心中雖如此想，口中卻無人可說。回到家中，也就丟開一邊。爭奈他家產原薄，又不在世務上苟取，遇著為善好義之事，轉要費用些去，由此家道愈覺蕭條。科場走了三、五次，又不能中，所望者貢了，選個官做做，或者還有俸祿之望。連年被人鑽去，這年該挨到他，學中再沒得說了。此時已是五十四歲，若在秀才中算，要算做老了，若在挨貢中算，又要算做少年的了。不期下首一個拔貢，原是有名的老秀才，年紀比他又大十四、五年，還是他父親的朋友。因年老，早晚不測，指望貢了，帶頂紗帽蓋棺，榮耀榮耀，再三央親友與黃輿說情，求他義讓。黃輿見他是個前輩，又卻不過情面，只得出文書又讓與他。因在家無聊，只得尋個館坐，不題。

卻說汪費京中事畢回來，祁門縣只中他一個舉人，誰不奉承？終日拜府縣官、拜鄉宦、富翁，忙個不了。將有個月，因往黃輿門前過，不好意思，方投個名帖，也不下轎，得回聲：「不在家，便抬過去了。又買了一所大房子，又靠了兩房家人，又與鄉宦攀親，家中許多請酒設席，並無一次請到黃輿。有朋友知道的，勸他道：「黃遵行先生與你也有師生之分，在你面上情誼也算好的，家中有喜酒，也該就便請他一請。」汪費道：「他與我有甚師生？不過舊時為小考，要他出保結，掛個虛名兒，怎麼說起真來？」那朋友道：「聞得你的文章虧他指點，又虧他替你講究後場，方能進學中舉。」汪費聽了哈哈大笑道：「兄們不讀書，不知此中滋味，莫說我笑他。他一個迂腐老秀才，曉得甚麼文章？若說我中舉虧他指點，他何不先自家中了？」那朋友道：「先生不中，學生

中了也是常事，還聞得兄舊時也曾受他些恩惠，不妨小小用些情兒。」汪費道：「兩次保結所值幾何？借貸些少也只有數，怎也要算做恩惠，就思量人報？像今日房師、座師中我做個舉人何等恩惠？我明日還要去打他的抽豐哩！他一個老學究，得我新舉人與他背後誇嘴，認作門生榮耀榮耀，尋個好館坐坐也就夠了，怎麼還想我的東西？」那朋友道：「兄莫發這等話，天下最不可輕量的是讀書人！聞他也是個廩生拔貢，有個發跡時，也好相見。」汪費道：「不是我誇口說，舉人入京會試，拿定來春就是個進士。他老也老了，還發個甚跡？縱挨貢考選，不過一個教職罷了，這就是他萬分造化了。假若日後官場中相會，亦不過在我屬下，還要藉我光寵，有甚不好相會之處？」那朋友見汪費這番說話，知他是個負義忘恩的人，也就丟開不講了。

且說汪費過了些時，攢聚盤纏、料理行李，帶了兩個家人，興興頭頭，僱了頭口，到北京赴會試，一路上好不奢遮，按下不題。

再說黃興終日守分處館，除課童之暇，日在經書內作工夫。瞬息又過一年，學院到府歲試，而汪費赴京未中，沒興來家。此時黃興又該貢著，爭奈下首是個財主，百般鑽謀要奪他的。學官、縣官有了分上，假說好話道：「兄這等高才，年尚未老，下科斷然高發，何苦小就？」定要他讓。黃興明知是學官、縣官有了分上，卻與他爭執不來，也要尋個分上在兩處說說，卻又無力。有人勸他道：「你門生汪舉人當初得你之力，今日央他說個人情也不為過！」黃興心下本不喜下氣求他。到此田地，沒奈何只得來拜他，將前情說了，央他縣學兩處去講。汪費滿口應承道：「這個使得！」誰知他不就去講，到先通個線索與下首財主，那財主得知，也送了他一分厚禮。他再去見官、學官，到不替黃興講，反與那財主說得隱隱的了。回來見黃興，只推縣官不允。黃興沒奈何，只得又捱了一年。到五十六歲，直吃了三十八年糧，方才貢出學門。喜得學院愛他文才好，替他出文書，先送入北監，鄉試考不中，便可就選。黃興領了文書，只得設處盤纏進京。一個貢生名頭，初入北監，又恰遇著鄉試之年，再沒個不候過鄉試就去選官之理，只得又等了數月，方才鄉試。鄉試過，依然不中他，進京來選官是他本念，原不望中。故鄉試過了，就求監裡出文書，送到吏部來考選。誰知監裡文書選容易出，到了吏部，一個貢生候考，就像大海中一粒芝麻，那里數得他著？上下有人用事，還有些撈摸，若上下無人，莫說等他頭白，便老死京中也無人管。他黃興初到吏部候考，還興勃勃動呈子去求他。爭奈遞呈子的多，一百張也准不得一兩張。及自准了，堂發司查，司發吏行，便又丟入大海了。黃興動了幾遍呈子，見毫無用處，把一團高興都消磨盡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聽天由命，將書丟在一邊，每日只是東西閒遊。

一日，閒步到城南一個寺中，只見大殿中擺著幾席酒，有人看守，不便隨喜，便從廊下走入方丈中來。只見個白頭老者坐在裡面，邊旁一個童子跟隨。黃興認做也是遊玩之人，便與他拱拱手，也就坐下。那老者見黃興也是個老人家，因問道：「兄貴處、高姓？」黃興答道：「學生姓黃名興，新安人。」那老人道：「既是徽州，兄知道許相公近日好麼？」黃興道：「許相公居鄉大有品望，府縣閒事一毫不管，終年杜年養高，近已七旬，步履不衰，時往來黃山白岳之間。」那老人道：「聞得貴處黃山，也要算一個名勝？」黃興道：「黃山有天都、蓮花、雲門、剪刀三十六峰，又有前海、後海，溫泉、湯泉之奇，雖不敢與五嶽爭衡，實可稱東南一大觀也。」那老者又問些閒事，見黃興對答如流，因叫送過一杯茶來，又問道：「兄到此貴幹？」黃興初說些閒事，欣欣而談。見問道自家身世，不覺感動於內，蹙了雙眉道：「老先生，學生之苦，一言難盡。」那老者道：「有何苦衷？不妨見教。」黃興滿腔苦楚，正沒處告訴，見老者問他，便將歷年不貢，今幸貢了，鄉場不中，吏部候考及動呈子之無用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道：「如今盤纏用盡，候考又無日，歸去又不能，進退兩難，故終日在此東西流蕩，明日尚不知死所，老先生，你道苦不苦？」那老者道：「一個貢生考選多大事兒，吏部便如此作難？深為可惡！兄不消著急，明日自有公道。」說不了，外面喝道聲響，有甚官府來了。黃興就與老者拱拱手，別了出來。剛走到廊下，那位官長已劈面衝來，衙役吆喝，黃興沒處躲避，只得側身立在一旁。讓他過去，問人方知是吏部尚書，心中想道：「早知是他，方才扯住了，將苦情哭訴一番，就得罪處死，也還做一個明目張膽之人，強如不瞅不睬，這等憂悶吃苦！」見天色將晚，只得回寓安歇。

次日清晨，因無事，睡尚未起，忽聽得外面有人亂亂的尋黃興相公，只得起身穿衣，那人已到房門外，說道：「老爺立請黃相公去考。」黃興道：「你老爺是誰？」那人道：「是吏部文選司周老爺。」黃興聽了驚訝道：「前日動呈子那樣苦求，只是不理，為何今日忽有此高情？」因說道：「只怕你們差了？不是我。」那人道：「現有牌位在此，怎得差？」因將牌遞與黃興看。黃興接了一看，只見牌上寫著：

仰役立喚徽州府祁門縣准貢監生黃興，即刻赴本司聽考，毋誤。

黃興看見是真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不知是甚緣故？」只得梳洗，穿了公服，取了筆、硯、卷子，跟了原差，竟到文選司私衙裡來。傳一聲梆道：「黃貢生已喚到，就請入衙相見。」原來這文選司姓周名兼，是河南有名進士。一相見了，黃興忙下禮庭前，周文選用手攙起道：「私衙相契，不必如此！」就叫看坐，黃興再三不敢，周文選苦讓，黃興只得在旁坐下。

周文選先開口說道：「本司因衙門事冗，竟不知黃兄到此，今早敝堂翁承貴相知王相公吩咐，方知黃兄候考已久。本司才力苦短，彼書吏蒙蔽，多有得罪！」黃興聽了，摸不著頭路，只得含糊應道：「貢生循序候考，自是常規，今蒙老恩台破格收考，恩出望外，感激不盡！」就取出卷子、筆、硯來，打一恭道：「求老恩台命題！」周文選道：「黃兄既來到就是，也不消考了。明日與黃兄取入知縣行頭，以謝久羈之罪何如？」黃興道：「蒙老恩台培植，固莫大之恩！但貢生愚魯，示考以為考，於心有所不安。況朝廷明器，不敢濫叨，還望老恩台賜題，容貢生竭駑馬之才，於篇章之末，求老恩台公閱，或堪百里，或堪佐二，悉聽老恩台裁酌。如過蒙額外之施，倘小才大受，異日得罪民社，不獨失貢生求榮之本念，未免傷老恩台鑒別之明矣！」周文選聽了，肅然改容道：「原來黃兄君子人也，倒是本司失敬了！」因叫衙役旁設一座，出題就是：「君子人與君子人也」二句。

黃興領題就座，周文選即退入私衙。直待黃興做完文字，方又出來。黃興呈上卷子，周文選看了大驚道：「原來黃兄不獨其人君子，其才亦君子也！」因取筆將卷子大批道：「字字闡發性道，言言理會聖賢，異日立朝，當步武朱、程，宜留為鹿鳴嘉賓，瓊林上士，以輔佐天子，為聖世羽儀可也！若長才短取，本司為失職矣！不准考選。」

黃興初時看見許多好批頭，甚是歡喜。及看到後面，見「不准考選」四字，便心下著忙，連連打恭道：「貢生許選，原係朝廷憐念老儒不能上進，特賜一命之榮，以崇好學，從無考而不選之例。貢生既已到部，又蒙賜考，惟懇老恩台開恩賜選，他非所望矣！」周文選道：「本司不是吝惜一知縣，不與黃兄選去，因見黃兄高才，非貢途中人，故不忍輕擲耳！」黃興道：「貢生蒙老恩台作養，豈不自知？但貢生今為老馬，豈能復作千里之想？只求老恩台慨惜一枝為鷓鴣地，則銜恩不淺矣！」周文選道：「黃兄方才若是不考，竟選一官這到罷了，賢否本司可以無愧，既領佳章，明明美玉而作□□之用，則是本司無目，為朝廷失賢，嗚呼可也？黃兄不要以從前失利而餒其氣，文章一道本司頗頗自負，若是黃兄下科不聯捷飛騰，則本司剗目以謝，再不敢論文矣！」黃興道：「老恩台垂愛至此，真不啻天地父母！貢生雖駑駘，亦不敢負伯樂之顧！但有苦衷，不瞞老恩台說，貢生久客長安，資斧罄矣，衣食已不能充。若再候三年，將索我枯魚肆矣，尚何飛騰發達之有？」周文選道：「本司既為朝廷愛才，自當為朝廷養士。黃兄廩給，本司自有設處，不必介意！」

黃興見周文選好意勤勤勸勉，無法奈何，只得依允。周文選就叫留飯。飯罷，說道：「今日之考，實實相知與敝堂翁見教，然考過這番勸勉，卻是本司與黃兄文字相知，莫要也認作王相公之力。」黃興又打一恭道：「文字相知，古今快事，貢生雖非其人，而蒙老恩師知遇，真所謂有一知己死不恨矣！至於夤緣關說，非但力不能為，即力能為之，而薑桂之性於進身之階，亦不願為也！老恩台所論王相公，不親非舊，實與貢生無識，決不敢因一時之誤傳，而假冒以為榮！」周文選驚訝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今早敝堂翁明明對本司說：『昨日在郊外送行，會著王相公親口講的。』若黃兄不相知，他如何得知，又如何肯講？」黃興方驚驚喜道：「原來他就是王相公！」周文選道：「黃兄想起來了麼？」黃興道：「門生昨日無聊，城南閒步，偶入寺中，見方丈中一白鬚老者閒坐，門生以為遊賞之人，偶爾接談。問及門生行藏，門生因胸中氣苦，不覺將情實告，實不知他是當朝元老，且暗為提挈也！」

周文選道：「原來如此！今日若不講明，本司只認做情面，不但失此老一段高義，並不知黃兄貧而有守。」黃輿再三致謝辭出。正是：

貧緣無路莫言癡，君子常逢君子知。

漫道人生都是幻，老天作事每多奇。

黃輿回到寓所，心下暗想道：「誰知無意中遇了這個大相知，暗裡吹噓，可謂一時僥倖。今日赴考，無心中又遇了這個大相知，文字相知，又可謂萬分遭際，一個貢生前程，得這兩個相知，自然登時選去，誰想空歡喜了這半日，回來依舊還是一個窮貢生，守候下年科舉。與不遇知己何異？豈不可笑！總是命中無這一頂紗帽之分，故顛顛倒倒如此耳！只得安命罷了。」過了數日，終虧周文選之力，將他選了個大興縣一個儒學訓導，衙門冷淡，俸祿雖薄，足供衣食之費，得以安心讀書，守候下科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

皓首老兒否極而泰，黑心小子攬轉面皮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